

我与校管弦乐队

○梁铁汉（1958 土木）

学校的社团活动，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是多种多样，有文学社、美术社，音乐方面有合唱团、管弦乐队等。体育方面则更多，除校、系、班篮球、排球队之外，还有体操队、田径队、游泳队等。我们班参加社团活动的人也很多，我班的邵则玉是合唱团的女中音骨干，中央乐团曾与校联系要调其至中央合唱团但为学校拒绝，理由是培养一个工程师远比一个歌手艰难。沈观林是校合唱团的男中音，据其说原苏联专家来校辅导合唱团时，风趣地说：“谁说男中低音难找，这里就有这么多！”徐宝丽为田径队的中长跑选手，樊本德为校篮球队的中锋。我校的管弦乐队，是北京市大学中最大最好的业余乐队。

我自小喜欢玩乐器，小学时砍一截小竹在大人帮助下钻几个孔，学吹《小放牛》，音虽然不准，但也自得其乐。中学时弄了一把二胡，学着拉《梅花三弄》。但中学音乐老师一再说：钢琴才是器乐的皇帝，小提琴是器乐的皇后，所以我对拉小提琴特别向往。到大学时，看到管弦乐队的同学更是崇拜，特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一询问才知道，进队的话乐器是必须自备的，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所限，购不起琴，只能自叹。大二时，中央乐团来校演出，其中有一个大提琴独奏，是由当时的女演奏家司徒志文独奏圣桑的《天鹅》，舒缓的曲调，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了我。

当时音乐室有许多大提琴，学习大提琴大概不需要自备乐器吧！学习小提琴不行，学习大提琴不也是很好吗？我兴致勃勃地跑到音乐室，果然如此，就高兴地报了名。报名后是陆以循教授亲自面试的。陆老师询问我为什么来学提琴，我如实地告知想法。陆老师说学音乐并不神秘，一般人都有音乐的亲和力，只要勤奋，都可学会。随即在钢琴上弹出了中音部的半音听判，由于我原有一定的器乐基础，听判没有问题，但继之的低、高音半音听判，就有一定的难度，到最低音的半音听判，难度更大，我自己也很惊讶，都能一一分辨正确。陆老师也很满意，思考片刻后，提出我是否可改学指挥。我当时理解指挥就是使大家统一演奏即可，陆老师当即指出：指挥不仅仅使乐队演奏统一，更重要的是理解乐曲，解释乐曲，使乐队表现出乐曲的更深层次。这使我很开窍，也使我对音乐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由于我对提琴的迷恋，我向陆老师表示，我还是愿意学习提琴。老师也很尊重我的意见，并没有坚持。随后讲解一些大提琴的基本知识和弓法、指法，并安排一蔡姓同学辅导我。

由于队员们平时练习的量很大，长期辅导负担太重，几次之后，就改由陆老师辅导。当时学校功课很紧，业余时间很少，一周只安排一次辅导，一般均在下午，主要是检查上次布置练习曲演奏的熟练与否，指出需要

改进的地方，并布置下周的练习曲目。根据布置，因琴有限，每人都有固定时间，大约一小时，星期天自己练习1~2小时不等。有一个星期，功课实在太紧，固定的练习时间被挤掉，星期天的时间也只匆匆忙忙地练了不到一小时。到下次辅导时，一听就知道没有很好练过。陆老师当时很生气，并狠狠批评了我。我虽稍感委屈，但诚恳表示：保证以后很好坚持。陆老师才语重心长地说：“学习贵在坚持，学音乐更是如此，‘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这个道理。”事后一想，做什么事都会有困难，困难是应该自己克服的，承诺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对师长的承诺更是如此。

学习一段时期后，乐队排练新曲，曲目叫《威尼斯市场》。先将曲谱发给各分部自己练习，我也收到一份，我有些不知所措。心想我还在拉练习曲，哪有资格参加排练，一看才知道是低音提琴的曲谱。发的人向我解释，平常没有人专门练低音提琴，由于低音提琴是乐队的低音，起



梁铁汉学长在音乐室拍的纪念照

乐音的稳定作用，使演奏乐曲不飘浮，曲调较慢，旋律简单。低音提琴极少拉主旋律，除了《动物联欢节》组曲中一小段“大象”形象的曲调，表现的是大象的笨拙步履，也是节奏缓慢，一般的学员都能演奏。这样，我还在学练习曲就成了乐队的一员。每星期六晚，在音乐室的大教室排练，由陆老师亲自指挥。排练前，陆老师先解释乐曲主旨，演奏必须注意的要点，由于各部都事先练习过，先一起演奏，对声部不符合要求的乐队停下，叫这一声部单独演奏，不但要求音准，更要对音的强弱，演奏的快慢，音色的柔和与强劲，详细说明。一个一个声部地改正，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排练的艰苦，不亚于拉练习曲。这让我亲身体会到乐队指挥的作用，同时也体会到什么叫“严格”。

排练后第一次在大礼堂演出，大礼堂体积大，演出时自己拉的声音听得很清楚，自己辨音能力较强，手指未按准位，会不自觉去更正，这样就会跟不上乐队节奏。陆老师听音很准，你只要稍有差错，眼神马上就会过来，本来已乱了阵脚，指挥的眼神更让自己慌乱。这个“音准的优点”，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随着漫长而枯燥的练习曲学习，开始参与乐队大提琴的演奏。由于有了低音提琴的演出经验，虽然还算不上老练，但信心就大多了，对演出中的失误，慢慢地也学会处理。演出后，往往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音乐室位于化学馆以西，西大饭厅以北的偏僻角落，是较陈旧的二层楼房。工作人员较少，除陆老师外，另有一调琴师等数人。音乐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除

□ 母校纪事

交响乐队外，还有合唱团等，有时还邀请知名音乐家和指挥家来校辅导和讲课，一些中央的音乐团体也会来演出。陆老师工

作严谨，要求大家也很高。在乐队除学习了许多音乐知识和演奏技巧外，也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的休学

○池 道（1980级计算机）



池道学长 1986年大学毕业照

我读本科用了6年，两年半在0字班，两年半在1字班，中间1年在游学，求学于北大、人大、社科院和棋院。在0字班和1字班之间，不偏不倚，也算是一碗水端平。

休学也分被迫休学和主动休学。被动休学的年年有，主动休学的却很少，我是一个。我是1980年考入清华，在计算机系计02班。当年是学年制，开学一张课表，课程、教材、教室、教师全都定得死死的，一方面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也想得很少，意识不到偌大的清华和外面的世界还有什么其他的学问和其他的课程。

最先意识到其他专业课程跟计算机系

差别很大，是由于经0。1979年，清华成立了经济管理工程系，1980年招收了第一个本科班，就是经0班。经0总共只有31位同学，想必是学校没办法给这么一个班单独安排基础课，于是安排经0跟计算机系的4个班一起上了两年的基础课。经0和计0，虽然不在一个系，却是地地道道原生态的同学。

由于同窗，又由于各自有不少原本就熟悉的清华子弟和清华附中同学，两个系很快打成一片，以至于毕业多年之后，每逢校庆，经0同学和计算机系0字班的同学时常有交织聚会的情形。经0的同学参加过计0的活动，计0的同学也参加过经0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机会看到经0的课表，感觉相当新奇，于是便经常旷着计算机系的课去听经管系的课。记得上过管理学和经济学，课余时间还陆陆续续读了泰勒的《管理学基础》、萨缪尔逊的上中下三大本《经济学》等经济学、管理学专著。

第二次大开眼界是由于计算机系7字班的师兄。7字班是“文革”后的1977年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这一届同学很独特，集1966年至1977年十余年人才的精华于一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少师